

# 江峰時刻 一八九·六四屠城

文 | 江峰

【責任編輯安康】歷史像水一般流淌。歷史上的今天，講述歷史真相，道出生命冷暖。

亲爱的朋友，您好，我是江峰。

中國，河北，保定，距離北京 140 公里，這裡是中國軍隊中的王牌，三十八集團軍司令部所在地。如同清朝的豐台大營一樣，這一隻野戰軍執行著拱衛京師的重要使命。三十八集團軍，前身是 1946 年 8 月編成的東北民主聯軍第一縱隊，叫一縱。在國共內戰中，一縱是東北野戰軍的三個猛虎軍之一，是四野的頭等主力。朝鮮戰爭中，是正規軍的三十八軍摘掉了帽徽，撕下了胸章，以志願軍的名義入朝參戰。作家魏巍以三十八軍為背景寫下了報告文學「誰是最可愛的人」，由於文章造假成分太多，現在也被從大陸學校的課本中拿下來了。但是當年，這文章也是讓三十八軍很有面子、很長臉的事情。時間到了 1989 年，這支虎狼之師，再次張開了他的尖齒利爪。然而這一次，曾經可愛的人，踏上了可恥的戰場，天安門廣場！

那裡正聚集著數十萬來自全國的大學生和市民群眾。三十八軍的坦克將碾壓自己的人民；三十八的士兵，將向手無寸鐵的大學生開槍。

敬禮！5 月 19 日，戒嚴部隊指揮部副總指揮、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中將，親赴第三十八集團軍軍部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，當面向時任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傳達中央軍委命令，督促他率領部隊進京，執行戒嚴任務。徐勤先是從坦克師師長幹起來的，熟悉現代軍事理論，相對毛澤東思想武裝的將領，是軍中少數比較懂得現代武器裝備的野戰軍高級指揮官。戒嚴令下達前，他正好在北京軍區總醫院養傷，親眼目睹了北京的愛國學生運動，他常常被感動的熱淚盈眶。他始終認為，這是一個政治訴求，應該通過談判解決，絕不應該動用武力，更想不到，會動用軍隊，會動用他手下的野戰軍。

徐勤先問：“調兵命令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的簽字嗎？”周衣冰回答說：“有”“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的簽字呢？”“有”“軍委第一副主席



趙紫陽的簽字呢？”周衣冰回答說：“這個，這個沒有。”徐勤先隨即表示說：“這個命令我無法執行，它不符合中央軍委調兵的規定。”（依照中央軍委有關規定，凡調動一個班以上攜帶武器裝備的部隊進入北京，必須有中央軍委的調兵命令，而且調兵命令上必須同時具有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、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和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趙紫陽的簽字，缺一不可。）

“你這是違抗軍令”周衣冰發怒了。徐勤先回答說：不管上面給我定什麼罪名，我絕不親自掛帥出征。我的腿傷還沒有好，我請假！徐勤先回到了北京軍區總醫院。作為一名父親，在他無法勸說自己的兒子離開危險的時候，他只能儘可能的離兒子近一點，因為他的兒子，跟數十萬北京的大學生一樣，就在天安門廣場。那麼這場學生運動是怎樣走到了今天的呢？

1976 年，文化大革命剛剛結束。1977 年，中國恢復了高考，下鄉的知青和剛剛高中畢業的學生，一同踏進大學校門。青春的流逝、民族的傷痛與西方主流文明思想，無可避免地引發這一代大學生的獨立思考。1986 年 12 月，安徽合肥的中國科技大學學生走上街頭，「要求進行民主選舉」，就這麼一個簡單的訴求，由此引發全國範圍的第一次學潮。黨內保守派高層將學潮的爆發，歸咎於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。1987 年 1 月，胡耀邦被迫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職務。由總理趙紫陽接任。

毛澤東時代的中國長期計畫經濟，讓國民經濟走到了絕境。八十年代，中國政府採用價格雙軌製作法，羞答答地開始從計畫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。但是一小批人可以利用權力以低價購入產品，之後再以市場價格賣出，這些人當時

被稱作「官倒」。鄧小平兒子的康華公司就是其中一員。官倒、腐敗、社會財富分配不公的問題，引起的民眾不滿情緒在不斷積累，就像火山一樣，你不知道它啥時候就噴發了。民間的恐慌，中國各地民眾大量提領現金，並搶購囤積各種商品。有人到商店裡買不到東西，那怎麼都得存點兒啥吧，買了 300 斤鹽，用平板車拉回家。反映了當時的民眾對社會的一種恐懼心態。

1989 年 4 月 15 日，胡耀邦因心臟病發作逝世，引發了各種矛盾總爆發。4 月 21 日，數萬名大學生遊行，並聚集在天安門廣場。學生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、過；國家領導幹部公開財產；保障新聞自由等。就今天的反腐要幹部公開財產，其實 30 年前學生們就提出來了，只不過當年這個簡單的提議，是學生們用生命來換的。北京的遊行抗議也在全國各地得到了回應。所有省會城市都出現了大型的遊行。中共高層有兩個聲音，對話和壓制。

中共高層出現的一絲分裂，被民間敏感地捕捉到了。正義和良心幾乎在一夜之間喚醒了，幾乎所有的機關學校都站出來支持學生訴求。高校和科研機構的大知識分子，打出了橫幅，說：下跪的太久了，出來站站，表達了挺直腰板的卑微而堅定的願望。後來，在鄧小平的支持下，中共黨內高層強硬派逐漸占上風。5 月 17 日，中共高層決定在北京實施戒嚴，趙紫陽辭去中共總書記職務，當晚趙紫陽到廣場看望學生，並發表了“我們都老了無所謂了”的講話。

5 月 19 日晚，李鵬宣布戒嚴。中共開始調動軍隊向北京集結。6 月 3 日晚，各個部隊接到命令，強行進入北京。對任何阻攔，可以採取任何必要措施。實際上，就是下了開槍的命令。

八九六四，歷史上的今天，20 萬軍隊開進北京，愛國民主運動遭到鎮壓。

六四前後的解放軍內部紀錄顯示，士兵對奉命鎮壓深感困惑。除了徐勤先的抗命之外，二十八軍在 6 月 4 號在北京市民的全力阻擋之下，沒有抵達集結點，第二天甚至撤出北京。不少高級軍官乃至建國時期的上將，聯名反對鎮壓。請願書寫道：【人民的軍隊屬於人民，不能與人民作對，更不能殺害人民。】第三十八集團軍軍史中，有這樣的紀錄：原軍長徐勤先違抗軍令，拒不執行戒嚴任務。然而這簡短的十幾個字，將因為一名軍人第一次用良心戰勝盲從，以死抗命，拒絕向自己的人民開槍，成為三十八軍歷史上最為光榮的記載。

6 月 3 日晚，從北京西面向天安門推進的部隊，在長安街五棵松和木樨地一帶受到阻攔，三十八軍向示威群眾開槍，其他各個方向向天安門推進的部隊，也對阻攔的市民開槍。珠市口、天橋，北京各處都有槍聲，到處都有死傷的民眾。最後，裝甲車和頭戴鋼盔的士兵包圍了天安門廣場。而另一批軍隊，從蘋果園地鐵進入地下，通過地鐵的特別通道，進入人民大會堂的內部。

6 月 4 日凌晨，軍隊開始清場，一些留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的學生，被手持棍棒的士兵毆打。據事後民間統計，6 月 3 日晚到 6 月 4 日被軍隊打死的無辜平民大約數千到一萬人。這一夜，北京人無法入睡；這一夜中國人無法入睡；這一個晚上，這個地球上所有善良的人，都無法入睡。

6 月 3 日深夜，北京國際廣播電台(Radio Beijing)英語部主任李丹，播出了下面的新聞：請記住 1989 年 6 月 3 日這一天，在中國的首都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。成千上萬的群眾，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，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，其中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。士兵駕著坦克，向無數試圖阻止他們的市民和學生掃射。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，士兵仍向街上的市民開槍。鑒於北京目前的這種不尋常的形勢，我們沒有其它新聞可以告訴你們。我們懇請聽眾諒

解，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節目。

李丹播出了這則新聞後，就被衝進來的看守電台的士兵拖出去了，之後再無消息。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的大四學生方政，一米八十的大個子，英俊魁梧。按時間算，一個月後，就將分配到華南師範大學工作。這一夜方政也在廣場。槍聲和各地傷亡的消息不斷傳來。一個比他低一年級的體院女生在廣場人群中找到方政，表示很害怕，想跟方政在一起。當他們離開廣場，撤退到木樨地的時候，突然從人群背後射出許多毒氣彈，隨後幾輛坦克快速向西駛來，方政把身邊的女同學推向路邊的護欄，而他自己來不及躲開，雙腿遭到坦克碾壓、拖行。昏迷的方政被市民和學生送到積水潭醫院搶救，雙腿被截肢。

之後，校方找到他，要求方政說雙腿是被其它車輛壓傷的，遭到方政拒絕。方政曾參加全國殘疾人運動會，並獲得冠軍，他用這種方式表達自己對生命自由的渴望；然而在他計劃參加國際殘疾人運動會的時候，中國政府因為他的六四經歷，取消了他的比賽資格，在剝奪了他的完整的身軀之後，竟然還要剝奪他完整的自由的心。2009 年，在朋友的幫助下，方政來到了美國三藩市灣區開始了新的生活。

每年 6 月 4 日前夕，方政都會和朋友一起，來到三藩市中國城花園角，認真擦洗那座銅質的民主女神像。這座雕像的原型，曾經在天安門廣場矗立過 4 天。後來，被解放軍的坦克推倒，碾壓。政相信，有一天，這座銅像還會在天安門廣場重新矗立起來。

歷史上的今天，八九·六四屠城：無神論者確信只要塗抹歷史，就不會再有真相；只要清洗血跡，就不會有過屠城；然而他們忘了，歷史本來就刻在人心裡，自由的血脈更是代代相承。

附注：如果讀者朋友想看江峰時刻的視頻和其它江峰先生的欄目，可以在 YouTube 上搜索 <http://youtube.com/channel/UCa6ERCdt32ar89w>，點擊訂閱，不要忘記再點擊右邊的小鈴鐺，這樣您就會每天收到江峰的免費視頻，每天都會更新呦。◇

# 廣告區